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田荔裳

田荔裳，字補雲，洛下名孝廉。家擁厚資，田園廣斥。喜蒔牡丹，多異種，魏紫、姚黃，不足多也。春時常招友朋賞玩。一夕宴罷，宿蝶未來，銀蟾猶皎，花下微聞歎息之聲，眾咸駭異。生妻織雲女史，出自名族，識字知書，能持大體。因為生言興亡盛衰之征，盈虛消息之理，須先戒懼修省，默弭不祥。生亦然之。是秋，中庭桂樹忽萎，生妻感病旋殞。生奉倩神傷，安仁抱痛，在內閣中觸物生悲，淒然不能成寐，乃遷於外室，屏人獨宿。時當九月，節逾重陽，冷雨淒風，益形蕭寂。挑燈夜坐，哀思縈懷。正欲拂衾展簟，忽聞窗外有吟詠聲，音細如女子，心疑焉。啟戶視之，隱約見一女郎，高髻淡妝，獨步迴廊，往來蹀躞。知雙扉已啟，乃迎就生。生於燈下得睹玉顏，容華絕代，天人不啻也，不禁驚喜卻立。女已入內，向生斂衽作禮。生亦答拜。因詢：「風雨如此，又逢深夜，何閨閣嬌姿，不憚孤行遠涉耶？」女微笑不言。生問姓字。自言：「姓孫，字韻史，一號蓮仙。距君家只數武而遙，君自不識耳。」女即坐生案頭，翻弄書籍。見生悼亡諸作，曰：「抑何哀怨之纏綿也？殊令人不忍卒讀；然君夫人在地下甚歡樂，恐不復念君矣。」生曰：「卿何以知之？」女初不答。固詰之，乃言：「今地府有女才子之選，君夫人名列第一，本備內宮教讀。及見君夫人容為諸才女冠，九王子悅之，將選為正妃，不日成禮。」生聞之，不勝嗚咽。繼謂女曰：「與吾妻為伉儷雖僅三年，然深知其性情，秉潔懷貞，死而有知，必不肯再嫁也。卿既知之，乞為我一探確耗，自當圖報。」女諾之，期以明夕。於時窗外雨聲漸瀝，益攪愁心。生戲謂女曰：「今夕卿不可歸矣。盍留宿此？」女曰：「生平不慣與人同榻。必欲余留，請君處下牀，余居上牀。」生曰：「可。」遂分衾褥各半，獨缺一枕。女見几上有粵東攜來之磁枕，曰：「此亦可用。」生睡藤牀，頗覺安適。聞女轉側反側，久而不眠。問之。曰：「膽怯也。」生曳履下牀，逕就女曰：「我來伴卿，何如？」微近女側，覺吹氣如蘭，異常馥鬱；繼以手探其衾，則密裏週身，無隙可入。生強曳焉。女急以雙手持之。生偶觸玉臂，滑膩如脂，不禁心為大動。既諧繾綣，翌晨遂留不去。生即出妻平日所用粉奩脂，供女晨妝。朝起視之，淡掃蛾眉，愈形媚。生昵愛綦深，幾於跬步弗離。女留匝月，生覺精神倍爽，衣袂間芬芳襲人，因疑女為神仙中人，如黃姑織女之偷降凡間也。因戒家人毋得妄傳於外，有詢女之來由者，托言迎自西城謝家，將以為續娶地也。友朋中有以執柯進言者，悉婉卻之。

逾年懷妊，女即不食，朝夕欣欣，惟蔗漿杏酪而已，身亦倍重於往日。及產，舉一肉球，片片若花房之含苞，折而觀之，中一男也，啼聲甚雄，闔家相慶。彌月，設湯餅筵，賀者盈庭。群請女出見。女盛妝立屏角，向眾盈盈下拜，丰神絕代，儀態萬方，見者皆驚，以為人世無此麗姝也，不識生之獲此，幾生修到。於是外間眾議沸騰，猜疑日至。

一日，女欲歸甯省父母，因請於生，遣臧獲，備舟車。生曰：「卿前言家在鄰近，今何兩歧耶？」女曰：「前日寄居戚串處，故云然；今將歸吾故里，一水迢遙，非舟莫渡。伊川之東，衡廬在焉，君何不同往耶？」女去三月，始返，攜一妹至，字韻秋，號蓉仙，年僅□四五，清倩盼，姿態娉婷。與生初覲面，紅暈於頰，問答之間，不能措一詞。生見其嬰伊可憐，亦不復盡其語。欲以西院處之，使婢紅於相伴。逮晚，蓉仙不肯往居，必欲與姊同宿。百方慰遣，卒不從。每夕姊妹同牀而眠，生反被擯於外。一夕，生歸頗晚，醺然有醉意，倒臥女牀，搖之不動。不得已，夾生而睡。生夜半酒醒，暗中摸索，不辨何人，但覺豐若有餘，柔如無骨，一縷清香，直參鼻觀。帳隙略露微光，逼視之，則其妹蓉仙也。含眸斂息，香夢方酣。生不忍驚，擁之於懷。天明，蓉仙始覺，推生而起，泣謂姊曰：「妹今日必歸去，豈能堪此強暴耶？」生力自剖白，曰：「但親香澤，未涉於亂，卿乃慧心人，豈猶不自知耶？」蓉仙俯首拈帶，細思昨夕情事，乃不復言。由是蓉仙分宿外房，仍令紅於作伴，睡於別榻，與姊繡闥僅隔一牆。見生，並無所避，時依肘下，執卷問難，奇字疑義，反覆辨析，生不能屈，歎曰：「此辯慧女子也，他日青紗步障，可為小郎解圍。」

一日，為生前室三週年，延高僧作佛事，鐃鈸鐘磬，喧聒一堂；又於別寺誦《梁皇懺》四□九日。生回憶前塵，泫然流涕。因謂女曰：「前日托卿所探事，何以至今無一言，豈爾時故作謾語耶？」女曰：「所以不言者，恐傷君心耳。當日君夫人為九王子所見愛，已遣鳩媒，通雁幣，方使人門逕前致詞，君夫人怒擲聘物於地，曰：『宮中教讀之任，所不敢辭，若以非禮相干，雖死非所聞命。且凡間燕雀，豈能匹天上鸞鳳？如不獲已，欲坑血湖，刀山劍嶺，皆我畢命所也，一任處置，何足懼哉！』九王子聞言，怒甚，令裸體置之寒冰獄中。曰：『適足煉我玉骨耳。』復令投之洪爐。曰：『鐵心石腸，歷劫難溶！』九王子見其不屈，氣為之奪，然猶未肯遽止也。旋為閻摩主者所知，嘉君夫人守節弗渝，戒九王子勿仇，令往生金閻為富室女，來生與君仍結夫婦緣。今人世已三年。君今可轉悲為喜矣。」生問在金閻何處。曰：「緣至當自知。記取□三年後，有五羊使者來，此其時矣。」生因謹志於冊。

正言際，閻人入稟，有自南海至者，輿從赫，狀似顯宦，言必欲面見主人。生視其名刺，初不相識。姑出與談，則其人殊魁梧俊偉，談吐生風。自言：「新卸增城縣任，茲將入都引見。余戚孫笠舫艇尹現亦需次粵垣，與君有葭莩親，有書達其女韻史，余為作寄書郵。」袖中出一函致生，匆促遽別。生持函入內，與女觀之，內言：「阿秋年已長成，當為擇配。如意中無可選之人，即歸田生效娥英故事，亦無不可。青鳥使來，即汝從姊之婿，不妨出見也。」女商之生。生初佯為不可，笑曰：「恐醋娘子想吃楊梅，將從何處覓倉庚羹耶？」女曰：「檀奴抑何狡獪哉！欲取姑舍，欲擒姑縱，已如見其肺肝！儂無妒意，何煩療哉？」越一年，蓉仙年已□七。元宵賞燈後，即令謝吉完婚。一時禮儀之盛，器物之華，服飾之麗，遠近來觀者，無不嘖嘖讚美。賓客濟蹕，冠裳畢集，向時納女遠不能及，人皆稱女之賢。生擬赴春闈，公車北上。二女群勸止之，曰：「君今日左對尹邢，右擁施旦，室藏佳醴，園有名花，每值良辰美景，月夕花朝，置酒並酌，怡然共樂，君唱於前，妾和於後，詎非天壤間一大快事哉？恐閨苑神仙，亦無此樂趣也，何必於役道途，再作春明之夢？即使入詞林，登玉堂，亦不過世上浮榮耳，何足為重輕？如君必欲行，真身有俗骨哉！況儂姊妹侍君衽席，要亦短緣撮合耳，他時恐悔之晚矣！」生乃止。

一日，庭中牡丹大放，花朵皆巨如盆盎，活色嬌香，絢爛奪目。生方與二女舉觴酬勳，忽報前時增城縣令復來，生即出見。自言：「已為廣州太守，茲已超擢道員。因督都門，迂道過此耳。」翌日，生設盛筵，招之同賞牡丹。客贊譽不絕口，而盛稱一黃一紫為群花之冠，屢乞異種，將攜之歸。生難固拒，不得已，分植於盆贈焉，自以為拱璧之胎，不是過也。不意客去後，入視二女，同時抱病，月慘花焉，容光憔悴，呻吟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欄前花萎，閻內人亡，生哀痛欲絕，盡以金玉珠寶為殉。及葬，舉其，輕若無物。

生自此不欲居家，出遊江浙，聊解愁懷。偶經金閻城畔，小住寓齋。同人邀往留園泛舟，偕去，畫船櫓比，士女如雲。生特賞識沈金蘭，以為可獨步蘇台。於園中見一女子，舉止態度，彷彿似織雲，不禁注目視之。女回顧見生，恍若似曾相識，訝其久矚，轉眸一笑，珊珊行遠。托人訪之，知係巨室。媒聘焉，卜宅於吳門。偶與話織雲舊事，女茫然不能對。